

貼海報

伍淑賢

現在的大學生,恐怕沒多少人貼過海報。但八十年代的學生活動搞手,又恐怕沒幾個會貼過海報。現在坊間的海報,其實已變了巨型掛畫,像海底隧道入口的大幅廣告,伊利沙伯大廈的巨型外牆廣告,地鐵站的連幅燈箱海報等,都是龐然大物,起碼是不能拿在手裡的,跟我們讀書時貼的海報,是兩碼子事。

為甚麼那時要貼海報呢?因為要宣傳文藝活動,又沒錢做商業廣告,而且大學生的時間和精力,也可趁晚上貼海報的幾小時,幾個人邊貼邊談,非常符合八十年代青年的情懷。還有很重要的,是那時期區區仍有很多大廈的牆,或者地盤圍板,容許貼海報,而且有人會看,不像現在,到處都是滑滑溜溜的雲石,而且人人埋頭玩Smart,路邊貼了甚麼根本沒興趣。

舊電池新動力

蘇狄嘉

紅粉編導Eva接到上頭通知,八月份起實行新制度,拆散固定小組,重新編隊。導演、編劇、攝影、助手等將按工作需要而靈活組合,不再是一隊人專門負責某一類工作了。

沒錯,各式機構都忌諱山頭林立,能盡量打破公司內藩籬的話,沒有領導容忍自己屬下分黨分派,不過,一個固定的工作團隊,的確有其優勝之處,特別是創作隊伍,講究靈感創意,講究性格上發生化學作用而擦出火花,有默契的隊伍,必然會比沒有默契的隊伍好。不斷由新人整編新隊伍,僅是在磨合的那段時間,已不符合經濟效益。

吃一口回憶

琴台聚 黃仲鳴

上個世紀六十年代,小學畢業後為傭工,在尖沙咀一家雲吞麵店送外賣。那家「好好」雲吞麵店的十分「好好」,店舖雖小,卻客似雲來,更有不少外藉遊客聞名而光顧。

話說有一夕,有一枱外客,三條洋漢用刀叉匙羹吃麵,這已司空見慣了。其中一漢忽然高聲要冰水。當年也,還沒有瓶裝蒸餾水,店中亦無一冰水。侍應沒法,竟走到廚房,拿了一個空杯,走進廁所。那廁所,僅可一人站立,污穢不堪,臭味難聞。只見侍應斟了杯水喉水,卻無冰。洋漢不知究竟,就此骨碌骨碌灌進胃裡,結果如何,卻不得而知。

這書除了「吃一口香港」外,還有「吃一口台灣」、「吃一口神州大地」、「吃一口東南亞」、「吃一口全球化」等輯,都是從「市井」出發,讀來親切得很。



■邱立本「吃」出了淡淡的大眾文化、集體記憶。作者提供圖片

不速之客「黃大仙」

雪後初霽,晨曦柔和,我推開窗戶,俯身朝窗外看去。就在這一瞬間,心頭驀然一驚!窗台下的花壇裡,一隻棕黃色小動物,一閃身鑽進低矮的冬青裡,眨眼就不見了。啊,是黃鼠狼!



■黃鼠狼的樣子有點可愛。網上圖片

往往就是我們精神會餐的時候。我們抑制不住興奮,跑到他家門口,饒有興趣地圍觀他放在地上的武器和那些倒蛋蛋,心中讚嘆不已。作為獵物的黃鼠狼,不是被夾剪夾住,就是被關籠關住。被夾住的多半已奄奄一息,而被關住的則惶恐不安,在籠子裡亂來亂去,一刻也不停。身上一股子臊氣,十分熏人……最後的結局不言而喻。黃鼠狼的皮被剝下後,用幾片鹽起來,掛在房簷下風乾,然後賣到「土產公司」去。

黃鼠狼伏誅,自然是大快人心了。首先是社會輿論對它很不利。「黃鼠狼給雞拜年」的名言代代相傳,歷史性「肉告示」貼滿天下,雖未必是「總要先造成輿論」的鬥爭策略,但令其聲名狼藉,成為眾矢之的,且永世不得翻身則是鐵定的。

當然本屆書展的座談活動也是精彩,包括有關黃碧雲、董啟章和西西的座談和不同人主持的讀書會,其中七月二十一日舉行的「一書會與藏書的樂趣」,由小思老師主持,許定銘和歐陽文利主講,是少見的組合,一來小思不常當主持的機會,二來許定銘和歐陽文利都是從事書畫買賣數十年的資深業者,許定銘本身也是藏書家和書畫作家,所以這座談十分難得,是我場下決心一定要前往的講座,到場者還有黃俊東、羅瑛、許迪鏞等,講座結束後,小思邀請黃俊東上台談了一會,為這座談留下另一段精彩故事。

屋裡是有「黃大仙」出沒,一定得當心,千萬不能得罪它,尤其生意人家,不要說捉拿打殺了,就是言語上也斷不可稍有冒犯。比較明智的辦法是趕緊燒香上供,請牠老人家慈悲為懷,高抬貴手……原來,「黃大仙」是財神!財神生氣,後果當然很嚴重,輕者幸福指數上不去,重的就不好說了,沒準哪天一場大火叫你傾家蕩產,家破人亡!這是常識,婦孺皆知,沒什麼深奧的。舊時很多商賈人家悄悄供着牠就是這道理。因此在當看客,圍觀「大仙」領死受刑時,心中就難免打鼓:要是別「大仙」看到我們在這裡幸災樂禍或者麻木不仁,萬一怪罪下來怎麼搞?

這種交織着既興奮又忐忑的矛盾心理,伴隨着我度過了艱難、懵懂也不乏快樂的少年時代。後來,「轉非」建城之後就再也沒見到過黃鼠狼了,即使偶爾回到故鄉,甚至包括當年到山區插隊當「知青」,也再沒有見到過。其實,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。房前屋後的林地都被「以糧為綱」開墾了,沒有了荊棘屏障,「大仙」們失去了藏身之所,誰還敢前來游而擊之?其次,它的皮毛值錢,數十年來被農民當作「副業」大量獵殺,它那香火有沒有斷掉都是問號。據媒體披露,文房四寶之一的毛筆,真正意義上的「狼毫」幾近絕跡便是佐證。而我們那位村叔也早已盆盆洗手,原因是「有得捉的了」。第三,農藥的濫用,尤其不法之徒使用氰化物等劇毒農藥四處行竊,使其生存環境日益險惡,不留神就碰上滅頂之災。地盤縮小,大肆捕殺,食物短缺,食品安全,使它們走上了窮途末路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,在人類風刀霜劍的步步進逼之下,牠們正瀕臨滅絕了!因此,我縱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本事,也未必能覓到它。

萬里路 十年書 有云:「行萬里路,勝讀十年書。」我既愛周遊列國也愛開卷有益。人生嘛,又何必如此累的呢?然而,我感累,卻很很很,很得意。

到書展的理由 越過重重行進進進的人流,終於到達香港書展會場,它的氣氛每年都有微細的分別,只有在人流中靜心下來才會感覺到。進入書展會場有時是漫無目的地移動,不必看地圖;有時也有特定的目標,有很想去的書店攤位,或特定的座談,唯在後者而言,有意尋覓時往往被更多更遲緩的人流阻隔,你終於去不了應往的地方。



■黃鼠狼身形不大。網上圖片

家就這麼點追求,吃飽了,喝足了,人丁又格外興旺,不可動兒撒歡,還食圖個啥呢?這是我少年時代不曾遇到過的。直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,吃老鼠的「黃大仙」半夜入宅,未必是衝着我家雞子來的啊!至於莊稼就更不要說了,從種子撒在地裡開始,一直到收割、歸倉之後,老鼠們是一路大搖大擺吃過來,直到越冬,過上一個豐衣足食的大肥年。如此週而復始,以致無窮。

蒸菜·味莊·叫化雞 杭州頗多奇特的菜餚,吃過了「龍井堂」的「遺園」私家菜之後,又到過一家「安曼法雲」(AMANN, FAYUN)的蒸菜館吃晚飯。這個菜館的名字,有點「中東」的味道,也許便是吃回族菜吧。原來又不是。這是一家「水療中心」,設有理療館、精研館、足療室、水療室,還是一家餐館。大約有五十個房間,裡頭有西餐館和齋菜館,看來不像是回教的。如果是回教食品,實在不敢恭維。幾年前旅行伊朗,每餐都是羊肉,不食膩才怪。早年到訪新疆,因為是官式訪問,當領隊的更要被勒令吃羊頭什麼的,更是吃不消。

舍,才到了一個叫「蒸菜館」的食肆。蒸菜館,顧名思義,就是蒸出來的,吃的都是點心,如小籠包、菜包、雲吞之類。味道不錯,價錢也不貴,但以如此跋涉到「深山野林」之處,吃一頓點心便飯,似乎不值。